

# 戴傳賢的一生(四)

王成聖

## 困處成都圍城四度

戴傳賢從自殺到遇救，除了戴傳賢的夫人公子、同志友好，時在上海的孫中山先生，和在成都的高堂老母黃太夫人，聞訊尤為震悼。因為戴傳賢之西行入川，係由中山先生委派，尤以六七年來倚畀之殷，中山先生對於戴傳賢的愛護是無微不至的，這在前文所引的戴氏自述中就可以看得出來。黃太夫人自戴傳賢十六歲離家遠遊，負笈東瀛，和愛子睽離業已十八年了。好不容易盼到他御命入川，一家團圓在即，正長日倚闌，苦盼愛子歸來，驟然傳來無故自沉於江的噩耗，這一個打擊是何等的深鉅。此所以，獲悉愛子獲救後的黃太夫人，得知戴傳賢獲救後仍繼續行程，一悲一喜，誠非筆墨所可以形容。

民國十一年十一月，戴傳賢返抵成都，登堂拜母，母子相擁，泣不成聲，母子兩人的熱淚中孕有久別重聚、死而復生的人間至情，不僅為母子一生的情感最高峯，同時也形成了一個非常動人，令旁觀者歷久難忘的畫面。

民國十一年、二年之交，先是四川各將領一場混戰，楊森兵敗出川，屯兵鄂西。四川各將領又

因地盤問題引出爭端，戰雲瀰漫。四川是戴傳賢

的第二故鄉，他是生於斯長於斯的，因而有着桑

梓之邦，諸姑父老之鄉的深摯感情，所以戴傳賢轉

達中山先生意旨，向川中將領痛陳利害，請他

們切勿再作圍牆之爭，應該集中力量振興實業，

建設四川。戴傳賢苦口婆心，直說得舌蔽唇焦，

奔走得精疲力竭，無奈公理道義之說仍然不敢自

私狹隘之見。二月三日，劉成勳和陳國棟與鄧錫

侯的聯軍打成一團，自此以後，吳佩孚介入川局，

協助楊森自鄂西反攻，北軍王汝勤、趙榮華部亦

山旅在給楊森打衝鋒，北軍王汝勤、趙榮華部亦

乘機入川，下萬縣，克梁山，據重慶，鄧錫侯又

打到了成都城下，劉文輝漁翁得利，以衛戍司令

名義維持成都治安。五月十四日熊克武北上攻進

成都城，五月下旬楊森佔安岳、遂寧、資州，六

月顧心輝克資中，楊森退保合江，四川全省遍地

烽火，各將領各自為戰打得難分難解，六月二十

四日中山先生任命熊克武為四川討賊總司令，

負責收拾川局。在那八個多月之中，戴傳賢滯留

在成都城內，侍奉堂上，菽水承歡，享盡了天倫

之樂。然而自觀川局靡爛，生靈塗炭，自己御命

，非可言宣。

戴傳賢困處成都八閱月間，成都曾四次被圍

，兩度城破，每逢巷戰，槍林彈雨，戴傳賢一家

也受了相當的驚嚇。等到攻守雙方分出了勝負，

局面暫且安定一下，勝利的一方，必定會派專人

，到戴傳賢家請他赴宴，席間將戴傳賢恭維備至

，請他坐首席。然而，戴傳賢的祖塋就在成都市

郊二二百里之內，戴傳賢極想去祭掃一次，都始

終得不着機會，真箇使他啼笑皆非。

他祇利用這一段時期，完成了始終備而不用

的「四川憲法草案」，又邀約老友楊吉甫、劉大

元等，招致一批有抱負的青年，祕密組織了一個

國民黨的外圍團體，宣誓致力革命，効忠孫中

山先生，後來便成為四川同志反共清共，擁護北

伐的核心力量。

民國十二年秋，戴傳賢設法啓程東下，他為

避開戰事區域，由成都繞道樂山，受阻一百餘日

，乘隙暢遊峨嵋山。十一月底始克附輪東下，經

敘府、瀘州、重慶、漢口而上海。先是，中山

先生在十一年元月發表中國國民黨改進黨章，宣

佈時局主張，暨民族、民權、民生政策，召開黨



民國十三年中山先生偕戴傳賢(左)由滬赴日本，在上海九上招待記者，發表演講時攝。

時，特派時在成都的戴傳賢爲二十位參議之一。十月中，中山先生已到廣州，宣言討伐北洋直系曹錕、吳佩孚，又派戴傳賢爲國民黨改組委員。戴傳賢在十二年十二月上旬抵達上海後，參加國民黨幹部會議第十次會，方知他已被中山先生任爲臨時中央委員，同時獲悉將容納共黨份子加入國民黨，召開全國代表大會。他立刻去電廣州請辭，孫中山先生乃派廖仲愷專程赴滬促戴南下。

廖仲愷在上海住了兩個星期，和戴傳賢日夕辯論。可是戴傳賢對容共政策堅決反對，他說他對容共政策根本懷疑，萬難作不可能的努力。他並且提出了如下的三項意見：

一、絕不宜借款充黨費，即使非借不可，亦應保持絕對自由，不受牽制。

二、共產黨人加入國民黨，必須造成單純黨籍，不能存留兩黨黨籍。

三、個人絕不担任中央委員，亦不出席代表大會，只願負責一家報館或一家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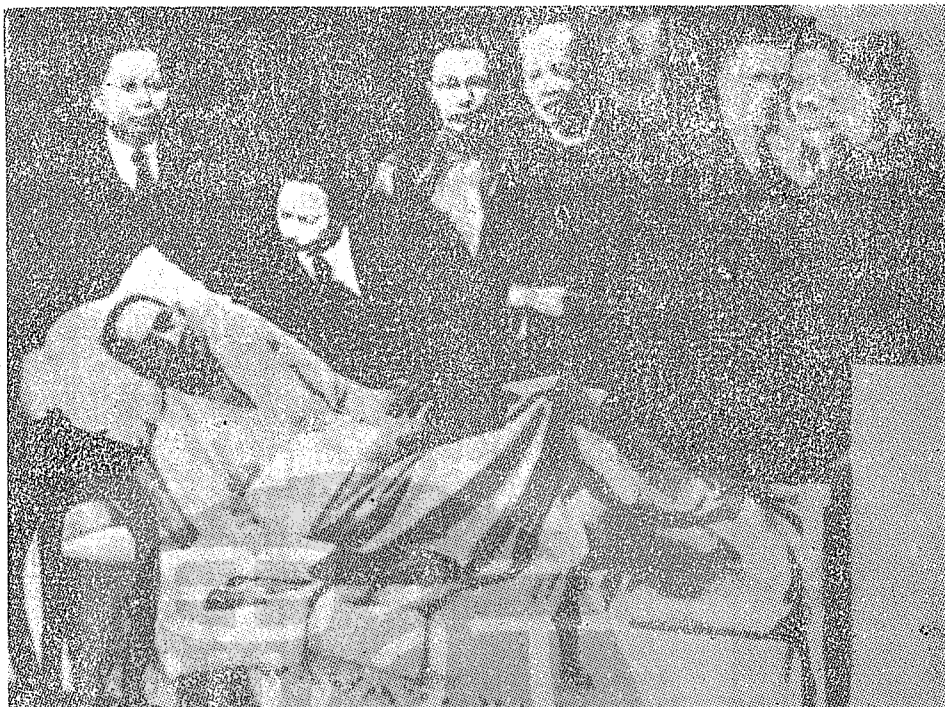
廖仲愷勸不動戴傳賢，兩週

後只好廢然折返廣州，但是孫中山先生堅欲戴傳賢南下襄助，在十三年初曾一再電促，並且派廖仲愷再度到上海，催促戴傳賢啓程。戴傳賢無從推却，祇好與廖仲愷等同行。到廣州後，不但出席了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而且還當選了中央執行委員、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中央宣傳部長，尤奉中山先生指定爲政治委員會委員。但是，戴傳賢却一再向中山先生陳明：他無法担任黨政中樞工作。

### 國民黨權威理論家

這以後，戴傳賢由於不同意容共政策，又無從峻拒中山先生之命，在十三年一年之間，曾經三度入粵三度離粵。他出任過陸軍軍官學校政治部主任、大本營法制委員會委員長。創辦了中央通訊社，起草了考試院組織條例，及其實施細則。

民國十三年冬直奉二次戰爭，馮玉祥倒戈，直系垮台，段祺瑞出任臨時執政，中山先生應邀北上籌商國是，住在上海的戴傳賢會應中山先生的徵召，經日本隨侍北上，到了天津，再折返上海。十四年元月二十一日，中山先生在北京病篤，戴傳賢獲訊，立即北上侍疾。他曾在病榻之前，向中山先生請示，說明他確切體認，三民主義實淵源於古代正統思想，他很希望能將中山先生多年以來所傳心法，以及他自己的鑽研所得，寫成文章，輯印問世，以正人心，定趨向。他並且把他的心得與見解，扼要呈述，孫中山先生凝神傾聽，頻頻表示嘉許，並指示關於這一個重大問題，特准他盡情的傾吐。往後戴傳賢



孫中山先生逝世前，圖中後排左起孫科、鄒魯、吳敬恆、宋子文、戴傳賢。

即埋首著述，完成了他的巨著：「孫文主義之哲學的基礎」，提出如下兩項最重要的原則：

一、三民主義以民生主義為中心，更說明三民主義並不是三個部份，從本體上看，只有一個民生主義。從方法上看才有民族、民權、民生三個主義。

二、民生哲學以仁愛為基礎：——更提出了「歷史以民生為中心，民生以仁愛為基礎」的鐵則。

從而，戴傳賢成爲了「東方文化的繼述者」、「民生哲學的發掘人」；國民黨最權威的理論家。

孫中山先生病逝北京，戴傳賢是孫先生遺囑的簽字證明人之一，殆治喪移靈諸事結束後，戴傳賢便回到上海，在薩坡賽路慈安里設立「季陶辦事處」，致力於「孫文主義之哲學的基礎」及「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兩書之著述，而在十四年六月七月間相繼完成。

由於這兩部巨著的問世，使國民黨的主義、政策、思想理論，昭若日月。共產黨偷天換日的陰謀詭計，爲之揭破無遺。廣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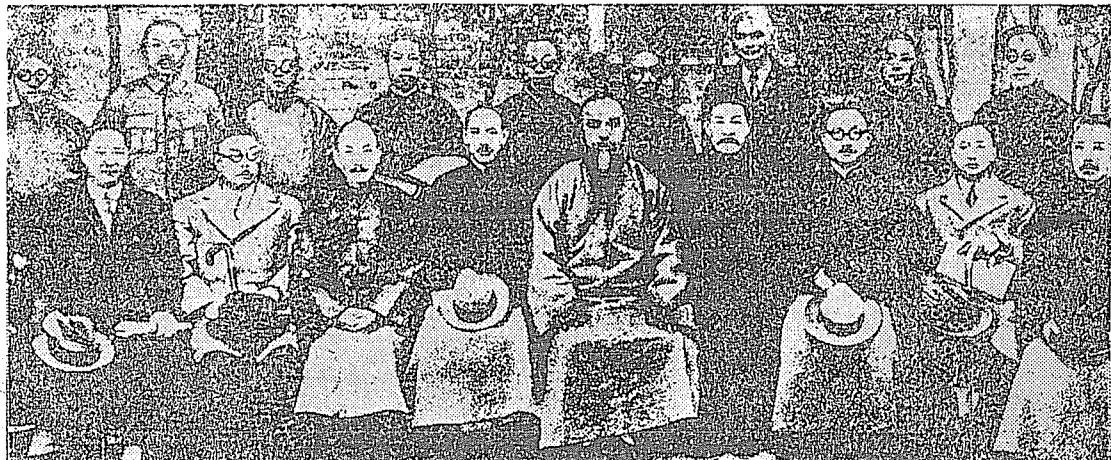
共黨份子一致銷聲匿跡，潛伏暗滋達三個月之久。然後在蘇俄顧問鮑羅廷主持之下，集中火力向戴傳賢發動反攻，喊出了「不倒倒戴季陶，不能奪取國民黨政權」的口號，把戴傳賢列爲共產黨之死敵。鮑羅廷更揚言誓必致戴傳賢於死地，鮑羅廷向鮑的徒弟徒孫們說：

「自殺是懷疑的結果，戴季陶連自殺都懷疑，所以是一個最大的魔鬼，亦是共產黨最大的敵人之一。」

因此，當十四年十一月中旬，戴傳賢赴北京出席反共同志大聯合的西山會議，便在西山香雲旅舍遭到數十名暴徒的凶毆，並且架至北京城內菜市胡同三十七號國民黨同志俱樂部，脅迫他不許參加會議。戴傳賢乃於次日被迫離京，不過他猶仍發表書面聲明：「在一定主張下可以同意西山會議之決議。」

十二月十三日，戴傳賢宣佈解除一切黨政職務，邁返吳興。自此徜徉山水，讀書著作，偶或也到上海走走，但却絕不與聞外事。直到十五年九月，他方始在廣州中央一再懇邀之下，赴廣州主持中山大學。十二月間，由於心力交瘁而感不適，由周覺、朱家驊陪同往香港休養，在鼓輪夜航時，他又忽起感觸，意欲蹈海，這是戴傳賢的第二次自殺未成。

十五年國民革命軍北伐進展神速，年底，戴傳賢應 蔣總司令電邀入贛，同在廬山度歲。十六年二月八日，中央政治會議決議派戴傳賢爲赴日代表，十六年夏會同南京，六月十四日赴粵重任中山大學校長，任中央特別委員會委員、國民



國民二十一年十一月八日，戴傳賢負責主持，中央集中全國外交長，才組織特別委員會，由蔣委員長，親自指導，戴傳賢負責主持，前排自左至右：劉哲、顧維鈞、孔祥熙、丁維汾、蔣委員長、戴傳賢、顏惠慶、朱兆莘、後排自左至右：謝冠生、羅文幹、李錦綸、陳布雷、邵元冲、熊式輝、程天放、朱培德、唐膺。

政府委員。二次北伐時期，他除了擔任中宣部長以外，又和丁淮汾、于右任共同負責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處。

### 五 院院長年資第一

戴傳賢在民國十七年十月八日，由國民黨中常會通過選任國民政府委員兼考試院院長，直到民國三十七年行憲，方始力辭獲准，擔任考試院院長的時間，長達二十年之久。考試院的一切考試，銓敘制度，莫不由他準古酌今，親手訂定。自國民政府定鼎南京以後，於黨他則始終連任中央執行委員，且為中央宣傳部、中央訓練部的第一任部長。於政則為二十年的考試院長，於軍也曾任過陸軍軍官學校政治部主任、國民革命軍政治訓練部主任，教育方面任過中山大學校長、中央政治學校校務委員、中國童子軍總會會長。在吳興家鄉，辦了一所後林小學，在行都洛陽，也辦了一座行都慈幼院，又借張繼、于右任，在武功創設農林專科學校。戴傳賢一生的最後一項任命，係在民國三十七年秋，總統蔣公特任戴傳賢繼任國史館館長，可是，戴傳賢却因張繼三十六年多方礙於任所，停柩猶未落葬，他悼念老友，不忍於心，遲遲而未能視事。三十八年二月二十二日，戴傳賢本人也遽歸道山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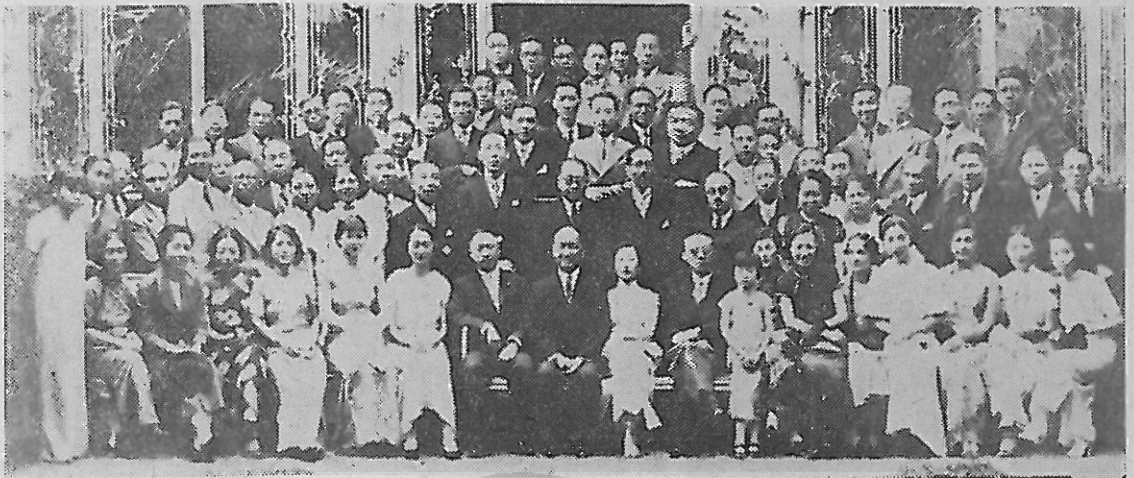
民國十八年，戴傳賢四十歲，二月二

十五日，他的母親黃太夫人在成都病逝。戴傳賢聞耗大慟，馬上就呈請奔喪，開去考試院長現職。旋經中樞慰留，准給假十日，在南京治喪。戴傳賢以孝悌傳家，他天性純孝。可是他十六歲離別母親赴日，二十四年之中，僅祇三十三歲回到一趙成都，和黃太夫人團聚了八個月。回首前塵，使他倍增愁慘，引為終身遺憾。為了紀念她慈愛的母親，戴傳賢做了幾件很有意義的事情。

首先，他將他母親在民國十三年寄給愛孫戴安國的手寫孝經，加以刻板榻印，普遍贈發，以廣流傳。其次，他鑄了一座孝經鼎，獻在南京中山陵前。又在寶華山立孝經碑。在南京市郊湯山造了一幢住宅，名為望雲書屋。最重要的一項則是在南京五台山買了一大片地皮，從十九年起盡除荆棘，蒔花植木，建成一座著名的公園，任人遊覽憩息。蔚成南京市區的一處名勝。每年夏冬兩季，還在園裏施醫施藥，放米贈衣。

民國二十年九一八事變，東北淪亡，國難嚴重，戴傳賢曾有一項很特殊的重要職務。中央組設特種外交委員會，專門負責對日外交事宜。那一年戴傳賢四十二歲，但是他却能在危疑震憾，風雲變色之際，外觀國勢，內審國情，雍容鎮定，肆應各方，以他對日本問題瞭解的深刻，知己知彼，穩操左券。由而釐訂了當時的對日外交方針大計，有下列的三點策略：

- 一、無論如何，決不先對日宣戰。
- 二、須盡力維持各國對我好感。
- 三、須盡力顧慮實際利害。不過，倘若萬不得已，雖在軍事上為民意而犧牲，亦所不恤，仍



國民二十五年戴傳賢(前排正中)前往法國考察抵巴黎與我駐法大使館合影。影合員人迎歡團僑法留暨部支總法駐黨民

必須籌劃獲得真實之代價。

以上三項對日外交方針，在九一八事變後，一直沿用到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七日，抗戰爆發時為止。由八年抗戰終獲最後勝利之光輝成果，可知這三點方針大計是絕對的正確。

對於邊疆問題，戴傳賢一向主張亟應振興邊疆民族文化，擴而及於亞洲各民族之團結。他自民國二十年十二月起，開始籌組新亞細亞學會，二十一年四月一日正式成立。會員以邊疆人士居多，到抗戰爆發時為止，出了五年多的月刊，發行了好幾十種叢書，收到了很大的效果。邊疆同胞對於戴傳賢的一致崇拜，和他從事此項工作，實有相當的關聯。

中國童子軍，也是戴傳賢一手創立的，早在民國十八年，他膺選國民黨中央訓練部部长，便設立了一個「中國國民黨童子軍司令部」，二十一年改稱「中國童子軍」，改爲總會制，一應誓詞、銘言、規律和章程，大都出諸戴傳賢的手筆。籌備創立初期的重要工作，俱由他親自負責主持其事。連中國童子軍總會會址，都是戴夫人鈕有恆捐銀二萬元，方始完成的。

### 敬一人而千萬人悅

戴傳賢曾數度考察西北，宣揚中央德意，反映西北民衆意見，並且以他私人的力量，多方促進西北的建設，最深入的一次，是前往瞻禮青海西寧的塔爾寺，那裏是黃教始祖宗喀巴的發祥之地。他那一次的西寧行，發生了一件趣事，居然在無意之間，化解了一場大決鬥大流血事件。

原來，在他抵達西寧以前，有一支新開到的軍隊，和當地的馬家軍發生了小衝突，誤傷了一名馬家軍的軍官。馬家軍認爲是客軍蓄意挑畔，忿不能忍，便調兵遣將，準備與客軍來上一次大規模的決鬥，客軍爲自衛起見，也在日夜戒備，急起應戰。雙方劍拔弩張，互不相讓，鬩牆之爭，一觸即發。

就在這千鈞一髮的關頭，其實毫不知情的考試院長戴傳賢，帶了一批隨員，悠哉遊哉的來謁塔爾寺。馬家軍一聽中央大員抵步，顯見中央對於邊陲的重視，驚喜交集之餘，又有些自悔孟浪，他們熱烈歡迎戴傳賢，並且向他表示悔意。戴傳賢這才知道，自己竟走到戰火之中來。他乘機開導雙方，一場干戈，頓告化弭于無形。所以，戴傳賢曾在他的日記中，慨然的說：

「敬一人而千萬人悅，此孝經之義也。可以深長思矣！」

民國二十三年，國民黨四全大會揭幕，戴傳賢提出了一項很重要的議案，經由四全大會通過，列入大會宣言之中，作爲中央今後厘定邊疆政策時的準繩。戴傳賢的六項主張，大要如下：

一、必扶助各民族文化、經濟之發展，培養其社會、家族、個人自治之能力。

二、尊重其宗教信仰，與其社會組織之優點。

三、對國內蒙藏兩族，及新疆回族，以及散在內地各少數民族，於選舉代表時，必須就具有當地確實籍貫者加以遴選。

四、對各地民族之教育，中央應切實制定妥



西藏第九班禪活佛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圓寂於玉樹，靈柩停西康甘孜致祭。民國二十七年春戴傳賢代表中央前往西康甘孜致祭。(文見下期二月號)

善方案，努力謀其發展。

五、各地之經濟建設，應取保育政策，於其原有之產業與技能，儘量設法使之逐漸改良，俾能直接獲益。

六、政府應培養邊地人才，俾中央各機關，得充份任用邊地出身之人員，收集思廣益之效。

上列六項邊政方針，不但在往後成爲中央的邊疆政策，即戴傳賢本人，也在盡他一己的力量，終其身體力行，他對邊疆同胞的愛護與關注，是出乎衷誠的。因此，邊疆同胞對於戴傳賢，亦有深厚的感情。國府定鼎南京後，邊胞來京者日衆，但凡有康、藏、蒙古、新疆邊胞子弟赴京求學，大都請戴傳賢給他們取一個漢文名字。戴傳賢還很費了些考證功夫，他做漢唐易名舊制，倚聲爲姓，彰德立名。又唯恐邊疆學生數典忘祖，凡是康藏諸生，則在他們的名字中間夾一個「西」字，新疆學生呢，則以一個「新」字爲標識。如西康江安西，江興西，格桑悅西，新疆奕煥新等是

我國第一次參加奧林匹克世運會

，也是由戴傳賢充任開路先鋒的。民國二十五年八月，十一屆奧會在德國柏林舉行。中政會推派戴傳賢爲政府代表，前往視察。他經由朱家驊的介

紹，延丁文淵爲祕書。二十五年五月二十日從上海啓程，七月七日方抵柏林，八月二十七日離德，十月九日返抵南京，前後歷時四月餘，遊歷國家十餘國，通都大邑，停留二三天到二三週不等。這一次的長程考察旅行，使戴傳賢與衆不同的頗有驚心動魄的感受，他在返國以後發表談話說：「此行所見所聞所歷者，誠多足驚佩。然審歐洲過去二十年情形，觀現在各國準備殺人，復以破壞百年辛苦經營之文明爲能事之現象，心傷淚落，實慨然深憂世界之將來！」戴傳賢早在十年之前，就已能窺知世界二次大戰的驚人破壞力了。(未完)

最新出版：

# 中外珍聞第一集

王成聖等著

定價新台幣陸拾元

本書內容包羅萬象，文字精彩百出，每篇各成單元，全書洋溢奇趣，富有歷史價值。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